

# 陈年喜 矿工诗人回故乡

本报记者 郭晓莹



陈年喜

很远,没有人认识我,谁也不了解我的生活,写下这些,也不会有发表的机会。但是我至今仍觉得,矿山时期的写作可能是我真正的写作,因为它基于生命,基于血肉,基于生活和现场本身。生活和命运本为一体,它们与文学的关系就是彼此发现,彼此塑造,彼此成长,而非此消彼长。其实在那个时候,写作并不是我最想干的事,我要做好的是生活本身,是挣钱养家,但一直做不好。文学也没做好,它们都是很困难的事情。”

2015年11月,陈年喜参与真人秀节目《诗歌之王》,与歌手罗中旭组成搭档,一个写词,一个谱曲并演唱。财经作家吴晓波于2016年12月30日发起首届“年度桂冠工人诗人”评选,陈年喜获得殊荣。

不久后,吴晓波策划出版了《我的诗篇》工人诗歌集,并组织众筹拍摄了反映工人诗人生存状况的同名纪录片。镜头里包括陈年喜在内的一批工人诗人的劳作、生活、悲欢离合,他们用诗书写劳动、吟咏爱情,也用诗抒发悲伤和欣喜。纪录片播出后引起较大反响,陈年喜跟随摄制组前往美国,在哈佛、耶鲁等知名学府演讲,从容淡定地述说着自己对诗歌的感悟、对人生的理解。

写诗,让陈年喜的命运悄然改变。他离开矿山,因为颈椎病比较严重,同时也想出去走走看看。他在不同的城市漂泊了好几年,融入社会,看到了很多过去在矿山看不到事物,接触了很多人,也真正明白了一些人生的道理。

2017年,经人介绍,陈年喜去贵州某景区工作,负责写文案。那段日子,有一件事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:“有一场活动,我们请了一些作家、诗人。编写公众号文章时,我发现其中有一位诗人的简介很长,出版过四十多本书,书名都写上了。同事问我,那么多的书,他自己能不能都记得书名?我很感慨。写作的意义是什么?作为读者,我的感受很清晰,文学不应该自娱自乐,不应该自我陶醉,不应该王顾左右而言他。在这个时代,文学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,而很多人浑然不知。”

2019年1月,陈年喜出版了诗集《炸裂志》,收录了他在2013年到2017年之间写下的诗歌,共260首。“一个西安女孩,是我的读者,大学毕业,到出版社做编辑。我这样一个籍籍无名的人出版诗集很难,在她的坚持下,出版社终于通过了选题。”幸好,最终的结果没有辜负那位编辑的坚持,这本诗集加印16次,卖出了大约10万册,成为现象级的畅销诗集。

陈年喜说:“文学对我最大的影响,是改变了我的性格,它让我敏感、多思,不那么盲从和妄想。比如同样去看风景,有的人看到的是雄壮、秀美,而除了这些,我还会看到其背后那些漫长的生长和挣扎。我写的每一首诗歌,都会选择从十字坐标的中心出发,向纵和横两个维度延伸,增加一首诗的现实和历史感,避免单薄、扁平化。这也是我观察、判断事物的方法。所有的知识都是常识,所有的现象都是基于常识的现象,所谓华丽,并不华丽。”

在追寻文学梦的道路上,陈年喜由衷地体会到,写作是一件孤独的事,全靠自己去摸索,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。他谦虚地说:“我写得少,感觉也没走什么弯路,很平淡,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讲出来的。今天的所谓成绩,其实是赶上了时代风口。”

## 回老家网销土特产 写下27篇故乡散文

2020年,50岁时,陈年喜确诊尘肺病,身体已不能适应在外打拼,他辞职离开贵州,返回老家。他的主业仍是写作,同时干起了“半吊子”电商,通过自己的微博和朋友圈,低价出售家乡土特产。当地交通不便,无法直接收发快递,他常骑上摩托车,跑70公里山路,去县城发货。算起来成本也不低,所以通常会凑到十几个订单,才跑一趟。

经常在村、镇、县之间穿梭,他对脚下这片土地有了更深刻的理解。他发现,随着年轻人不断外出闯荡,乡村逐渐凋零——学校因为学生数量锐减办不下去,诊所因为没有病人难以维持,自己当年每天上学必走的那条小路,已被荒草覆盖。村里有很多房子空了,主人不知道去哪儿了,但墙上贴的报纸、电影海报还在,甚至记在上面的电话号码,以及一些杂物还在。这些场景,都让陈年喜无限感慨。

在他看来,每个作家,终其一生,都在写故乡,因为故乡是每个人命运最重要的组成部分,是来时的路。他开始写《峡河西流去》,“回到故乡,我意识到,余生将再次与这片土地发生关联,终老之后,也会埋葬在这片土地上。”

写故乡之书,其实并不容易。父辈老去,同辈远走,青年陌生,甚至陈年喜自己和故乡之间也变得很陌生,写作素材极难获得。但他选择坚持,开启了一段对故乡及文学根源的探寻之旅。

他花了两年半的时间,写峡河的历史、地理、人文、景致,写峡河人的群像。是回忆,也是追思,乡音、乡貌、乡土人情,都通过笔端落于纸面,凝结成27篇关于峡河的故事。这些故事就像一部由27个镜头组成的纪录电影,语言依然是平静的,节奏依然是舒缓的,读来却让人感到情绪特别饱满。

谈到《峡河西流去》这本书跟他的散文集相比,有哪些新意?陈年喜说:“新书比以前的作品更从容一些,淡然一些。还有,也用了一些当地的志怪故事,亦真亦幻。乡土世界可能包含这样的元素,不可言说,也是一种言说。”陈年喜的妻子一直在默默地支持他。“她知道我有想法,也有分寸,从不多问我干什么,能不能挣到钱之类。我写好了一首诗,会让她读一遍给我听,我感受其中的韵律顺不顺,文字要不要再捋一捋。我们村基本没人知道我在写作,不清楚我在外面具体干什么,她对别人从不谈我的情况,这对我也是一种保护。”

文学之路有苦也有甜,陈年喜说:“我能一直坚持下来,是因为我别无所长,别无所求,文学恰好能让我纾解生活中的愁苦,也能帮我解决一部分吃饭问题。”

## 陈年喜访谈 回到生活现场 描绘真实图景

记者:2023年10月您加入了中国作协,从矿工到作家,心态上有什么变化吗?

陈年喜:这对我是一种激励,让我随时提醒自己不要写得太糟。我是一个民间写作者,民间身份、民间立场,写民间人群、民间生活。因为身体原因,我现在不再打工了,是自由之身,但自由带来的坏处是散漫、慵懒,我总告诫自己,要好好写作。

记者:谈谈您当下的日常状态,新书出版后,接下来会写什么?

陈年喜:我在网上卖自己的书,也卖一些家乡的中药材、土特产,也会受邀去参加各种活动。我对未来没有具体的计划,目前开了两个专栏,写专栏文章。与出版社又签了两本书的合同,需要完成。其中有一本长篇小说,还没动笔写。外松内紧,也有压力。

记者:为什么从写诗转向写散文,还要写长篇小说?

陈年喜:在我看来,诗歌、散文、小说,没有高低之分,虽然一直有个说法,中国是诗歌的国度,但散文的成就也一样高,《左传》《汉书》《史记》,它们的成就和事物的记录极为丰富。还有一点,当下的诗歌创作有很多困难,包括它自身的原因,也包括读者的原因,让它走到了一个瓶颈期,没人去打破这个瓶颈,或者没有能力去打破瓶颈。更主要的是,写诗挣不到钱,散文能挣得多一些,小说好像挣得更多,这是我的私心吧。我觉得,不写小说的作家不叫作家,小说才是写作的康庄大道。

记者:全媒体时代,所有人都是创作者,在您看来,我们还需要文学吗?

陈年喜:我的回答是,要的,而且更加需要,只是这种需要不再那么张扬,不再那么有仪式感,那么单一,而是像和风细雨,像生活本身。我们人拥有电子产品,拥有便捷的交通工具,每天处在各种资讯的中心,常有一种错觉,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,但实际上,我们只是换了一种形式闭目塞听,依然处在孤岛,左冲右突而毫无结果。不说太遥远的人和事,就说我们自己的故乡,那些亲人,那些生活记忆,我们对他们并没有更了解,更理解,而是变得更陌生,更遥远。无数的数据、信息,只是皮毛的、零碎的,借助它们没办法深入和还原那些事实和真情,而只有文学做到了,完成了。几十年、几百年后,后来者回看我们所经历的这段日子时,要感受那些人和事,那些悲与欢,那些平凡和惊心动魄,在很大程度上仍要借助文学的力量。

记者:但是当下很多人并不看书,因为有太多选择,阅读不是必需品,那么作家需要怎样应对这种局面?

陈年喜:文学要回到生活现场中来,描绘出人和社会的真实图景。我也看到很多写作者作出了努力,比如现在大家越来越注重现实主义创作,比如非虚构文学不断地发展,比如“素人”写作登场。文学在以各种方式拥抱读者。(图片由陈年喜提供)

## 陈年喜

1970年出生于陕西省丹凤县峽河镇镇金湾村,作家、诗人。出版诗集《炸裂志》《陈年喜的诗》,散文集《微尘》《活着就是冲天一喊》《一地霜白》《峡河西流去》。

## 生在乡村酷爱读书 辗转矿区不舍文学

陈年喜的父亲是个木匠,有时兼行医,粗通文史,能讲《史记》,会唱孝歌,是远近闻名的孝歌“歌手”。他的母亲也喜欢哼唱地方小曲。家庭的影响,是他喜爱诗歌、散文,走上文学道路的根基。

“在我的少年时代,农村读书的氛围比较浓,村里有订报纸、杂志的习惯。我庆幸在那个时代出生、长大。我父就有许多杂书,他是一个羊倌儿,一生单身,但爱读书。医学的、文学的,很多书我都读过,为我打开了一扇窗。我古文底子很好,中学语文课本上的古文,即便老师不讲,我也会。那时我甚至还写过一个古装戏曲的剧本。”陈年喜说。

1990年,20岁时,陈年喜开始写作。生活阅历简单,内心充满激情,想法很朴素:一方面想靠写作改变命运,走出乡村;一方面梦想成为作家、诗人,受人尊敬。他写了大量风花雪月的诗歌,以模仿为主,虽然发表过一些,但命运并没有因此而改变。多年后回忆起来,他明白了个道理:“作品是作者内心认知的产物。作品中没有人的、没有时代的、没有生活的真相,读者就不会买账。”

结婚、生子,接踵而来的,就是挣钱养家的问题。1999年冬天,陈年喜到秦岭南坡的灵宝金矿工作,一年后成为爆破工,随后天南地北到处辗转,在各个矿区一干就是十六年。他经历了太多的生死,见过了大江大河、大风大浪,无边无际的自然与地理,渺小无助的生命,那种巨大的不对称、那种反差,让陈年喜思考了很多事情。

“在新疆,古老的叶尔羌河边,我有时会看见几个人,无声无息地把死者抬到山脚埋葬。天地巨大,时光漫长,这样的仪式,这样的生死,与这苍茫无际的人间,好像又是匹配的。一个村子十几户人家,被无边戈壁围困,他们大多数人从生到死都没有走出过这个村子。你以为他们的精神很苦,但其实他们很快乐,

发明了各种稀奇古怪的乐器,吹拉弹唱,能歌善舞。他们有自己的生命伦理法则,有自己的一套逻辑,自成体系。我常想,环境和地理的力量是多么伟大,什么样的环境就能诞生什么样的人、什么样的文化,完全可以自洽。”他说。

有很多年,每到农历初一、十五,矿主会给陈年喜100块钱,让他买香火纸钱,向洞神跪拜祈祷。洞神一般是三位——土地公是当地地主管,赵公明主发财,老君炼丹出身,负责矿产。

陈年喜说:“祈祷的内容当然是保佑矿主发财、平安。但是,我那时对发财和平安太渴望了,所以每次祈祷,都会在心里把内容擅自篡改为自己和工友发财、平安。十几年出生入死,我们这些人没有平安,也没有发财,但发财的矿主不少,大概神也知道香火钱是谁出的,就对谁负责吧。”而在他看来,这件事,就是文学本身。“这是一个很好的文学材料,与之相通的是对于某些事物的执念,奉之如宗教,比如我对于文学,沉浸其中,再也走不出来,再也干不好别的事情。”

## 获年度桂冠工人诗人 首部诗集卖出10万册

矿山的生活让人绝望,对陈年喜来说,写作成了一种发自内心的需求,他想靠写作去寻找一条通道,能暂时走出来,透一口气,获得一种灵与肉的双重安慰,那种感觉就像通过坑道爬出矿井。2010年,他开通了博客,发布自己写的诗歌。2013年年底,他写下了《炸裂志》。

陈年喜说:“那时候我知道,我与文坛离得

## 以传统杨柳青年画技法呈现当代繁华

# 为海河画一幅年画长卷

口述 郭津伟 采写 孙瑜

近期正在天津美术馆举办的2024京津冀非物质文化遗产联展活动中,以杨柳青年画技法创作的《海河绘》图书折页,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。《海河绘》由天津杨柳青画社年轻一代非遗传承人集体手绘,运用杨柳青年画的色彩表达手法和艺术形式,画出了海河沿岸重点景观,展现了天津城市建设、经济发展、生态文明、文旅融合的恢宏场面。郭津伟是《海河绘》创作团队成员之一,担任整体设计,他向记者讲述了创作这幅作品背后的故事。

## 从摩天轮到入海口 整体画出一条海河

2022年,天津出版传媒集团推出了“阅读天津”系列丛书第一辑《津读》,共10册。为了配合这套书,我们杨柳青画社准备创作一幅作品,以赠品形式,随图书一起发行。

天津城市依河而建,百姓依河而聚,文化依河而兴。海河是天津的母亲河,天津人一直喜欢说一句俗语:“咱是喝海水长大的!”所以我们决定以海河为主题,画一幅长卷式的年画,展现海河沿岸的建筑、桥梁、码头、港口,以画传情,描摹海河风情,



《海河绘》局部,从左至右依次为天后宫、天津站、天津港

以图纪实,融入时代特色。这就是《海河绘》最初的构想。

我们画社里的六个人——董玉飞、高筵、刘佳、王泽、祖嘉爽和我,组成了创作小组,其中有参加过画社举办的年画大赛的,也有担任美术编辑的国画家,都是各自领域的佼佼者。我负责设计和构图,高筵担任勾描,其他人发挥特长,各司其职。

第一步,我们六个人用了一天整天的时间,早上7点从“天津之眼”摩天轮出发,沿着海河,乘车采风,随时停车,下去拍照片、画素描。观察地标性建筑的特点,感受周围的生活气息和细节。停停走走,一直走到海河入海口。那天回到家,已经是晚上8点了。

海河沿岸建筑风格迥异,有百年前的欧式建筑,也有现代化的高楼大厦,怎么集中在一幅长卷中?我们各抒己见,讨论得热火朝天,达成了

初步的想法——建筑群布局要错落有致,两岸景致数量要均衡,整体要有节奏感,有空间感,画面内容要足够充实,丰富多彩,不追求百分之百的写实,因为那样就成地图了。

第二步,我们画了两版草图:一版是意向画,没画海河,只画了海河两岸的主要建筑;另一版根据沿岸实景来画,以俯视角度,尽量保持原貌。正式创作时,我们每个人都负责画海河中的一段。画古文化街和天后宫时遇到了一点儿困难——天后宫离海河较远,画面中看不到,但我们觉得不能遗漏,所以运用了杨柳青年画的构图方法,将重点内容集中起来,整体呈现了天后宫和古文化街。最终这一部分内容,可以说是整个长卷的一个亮点。

画小白楼音乐厅,初稿完成了,感觉像是一座普通的小楼,跟其他建筑

不太协调。我们画社的副社长杨文老师提了个建议,把音乐厅变为仰视角度,这样一来,建筑的形状变大了,感觉也到位了。另外,我们把五大道的标志也加在了画中。

我们画出了展现湿地自然风光的画面——湖泊、绿草、树木、河水、天空彼此相连,许多海鸟在其间展翅翱翔,以丰富的元素渲染出完美的生态环境,这也是当代海河的特质之一。

完成了第一遍构图,天津出版传媒集团的领导看过后提出建议,天津港这部分看上去有些小,体现不出世界一流港口的气势,也让篇幅显得虎头蛇尾。我们又对画中的天津港进行了再度创作。在最后完成的画面中,天津港,也就是海河入海口这一部分,旭日东升,海鸟飞翔,载满集装箱的货轮来往穿梭,荡起层层波涛,码头上架起起重机,一辆辆货车忙碌碌碌,一派朝气蓬勃的繁忙景象。在长卷中,天津港体现出了一股气魄,象征着天津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,大家都觉得效果不错。

## 运用杨柳青年画技法 呈现独有的时代风貌

海河岸边新老建筑各具特点,但要把它们放在同一幅画面里,问题就来了,像古文化街、大悲禅院这种古典风格建筑群,用年画形式表现比较和谐,但对于一幢幢摩天大楼来说,如果仅是按原貌勾描,就感觉不太恰当。怎么办呢?我们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——加入其他元素,让画面看上去更丰满,但也要注意一点,需要出现人的时候,大多放在古文化街这类建筑群附近,而高楼大厦周围就多画一些车辆,呈现现代化的景象。

最终,我们画出了海河上18座姿态各异的桥梁,画出了海河沿岸138幢建筑,画出了经过海河的130辆汽车、169个人,画出了古老与现代、东方与西方、商业与市井并存的津门风貌,尽可能地展现出了这座城市的无限活力。

谈及绘画技巧,我们这幅年画长卷的勾描,跟传统杨柳青木版年画的勾描相比有很大差别。传统年画的勾描,人物、衣服等都是曲线,书法感比较强,而我们这幅作品中很多建筑线条是直线,不能随意而为,排线一定要规矩。我们在勾描时,为了凸显年画的特点,表现出起伏和韵律,不能像工程图纸,所以添加了树木、飞鸟、祥云、水波,以此弱化建筑线条的单一、呆板。

杨柳青木版年画着色都比较艳丽,以红、黄、蓝为主色调,如果放在当下,虽然不能用过时与否来衡量,但用传统色彩呈现这样一幅现代图景,还是显得效果不够突出。我们觉得,这幅画的色彩既要保留杨柳青木版年画的传统,也要符合现代审美的需求,所以在上色时,确定了一种基调,就是用传统年画的色彩,创造符合现代审美的配色。

需要说明的是,早期的杨柳青木版年画工艺简单,属于“过稿画”,也就是画,画师完成线稿后,用薄粉纸摹拓多份,然后填敷色彩。后来因需求激增,就开始采用木版印刷,绘制墨线图,印出线版坯子,再以几块色版套印主要色彩,涂染人物手脸、衣饰等细节。正是因为这种半印半绘的多色套印和手工彩绘相结合的制作工艺,才形成了杨柳青木版年画独有的艺术风格。

我们画这幅长卷时,也使用了杨柳青木版年画的造型语言——半印半绘。虽然这幅作品没有真正使用木版印刷,但我们完全是按照传统工艺去制作,用手绘的方法,画出了木版年画的感觉。这也是一种让老年画焕发发生机的创新尝试。

从历史上看,杨柳青年画一直在创新,常以所处时代的时事风俗、社会故事为创作内容,凝结了民间的审美取向,表现了人民的美好情感和愿望。所以我觉得,我们这一代人有责任把当下天津的美景、天津百姓的幸福生活,以年画的形式画出来,传递给后人。

## 传承传统技艺 要耐得住寂寞

我们的年画长卷前后一共画了三个月,完稿后,天津出版传媒集团的领导觉得画得很好,决定另出一本小册子,就叫《海河绘》,采用图书折页形式。杨柳青画社还在口袋数藏平台上上线了数字藏品《海河绘》,包括《海河源起》《百年天津》《融通世界》《扬帆远航》等,以动态方式展现,可以直观感受到水扬清波、直奔大海的海河美景。

谈到我自己,我是1987年出生的,上初中时开始学绘画,大学毕业后来到了杨柳青画社的裱画工作室。年画创作分为勾、刻、印、绘、裱几个步骤,我从最后的一道工序,虽然看起来枯燥乏味,但也逐渐培养起我对年画的兴趣。

我创作年画的功底,都是裱画时练出来的。因为裱画步骤是离市场最近的一个环节,裱得最多的那一类年画,肯定是最受市场欢迎的,所以,经历了两三年潜移默化的影响,我再创作年画时,都会考虑到市场需求。从2017年开始,我参加画社举办的杨柳青年画设计大赛,连续四年获得了一等奖。

在杨柳青画社工作多年,我的体会是,学习传统技艺一定要耐得住寂寞。比如,我们有一位雕版老师傅,他至今用的还是几十年前的师父亲手为他制作的刻刀。他说,光是怎么磨刻刀,他就整整磨了半年多。除了师父的口传心授,自己也要日复一日地琢磨、钻研。

从历史上看,杨柳青年画一直在创新,常以所处时代的时事风俗、社会故事为创作内容,凝结了民间的审美取向,表现了人民的美好情感和愿望。所以我觉得,我们这一代人有责任把当下天津的美景、天津百姓的幸福生活,以年画的形式画出来,传递给后人。